

思政学基础

SI ZHENG XUE JI CHU

高海龙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061
01

思 政 学 基 础

作者 及海龙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思 政 学 基 础

及海龙 著

出版发行： 中 国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东黄城根大街）
印 刷： 北京怀柔东茶坞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4年12月第一版
199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字 数： 350千
印 张： 16.25

书 号： ISBN 7-5008-1577-8
D·240
定 价： 17.00元

前 言

任何一门科学，之所以称之为科学，必然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规律体系，否则，它就不能称之为科学。

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工人阶级和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已经奋斗了一百多年，亦即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武装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展开了无数次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宝贵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了七十多年卓有成效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但不无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没有科学界定出思政学的研究对象，更没有抽象出思政学的概念、范畴和规律体系，致使这门学问至今没能堂堂正正地踏入科学的殿堂。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目的是想为思政学在科学殿堂中争得一席之地。至于这个目的是否能够达到，只能留待读者去评断。说到这本书的诞生，确具有很大的偶然性。1989年12月1日，身为《水利电力政工

研究》通讯员的我，纯粹是为了完成指令性任务，在为该刊撰写着一篇稿子。写着写着，脑海里猛然闪现出“场际环境”这么个概念，并随即被记录在稿纸上。就是这么一个现在看来并不十分科学的概念（后来它为更科学的概念——场际空间所代替），却诱发了我脑神经的飞速联想：工作客体存在于场际环境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需要具备一定的场际条件，正在展开中的思想工作会产生场际作用……，随即我意识到，我成了一个幸运者。因为一座理论大厦的最重要的几块基石被我找到了。今后的工作，只需从这几块基石出发，尽可能完整地演绎出整个思政学基础理论的大厦。原来在我们和科学殿堂之间，隔着一道大墙，这道墙壁坚固无比，无论用多么大马力的推土机都推不倒它，撞不倒它；无论用多么大口径的火炮、甚至是原子弹、氢弹都轰不倒它，炸不倒它。但是，它又非常脆弱，因为它身上有一个绿豆粒大小的“机关”，只要谁轻轻地一按这个“机关”，整堵墙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顷刻间倒塌，并随即铺就一条直达科学殿堂的大道。怎奈这个“机关”也被涂成了和墙体一样的颜色，极不易被人发现。长久以来，面对着这堵墙，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苦苦地搜索，不知有多少只手掌在细细地按摸，可惜一直未找到这个“机关”。今天，这个“机关”竟无意中被我触到了，我当然是一个幸运者。在随后两三个月的日子里，我的大脑就像一眼喷涌的泉水，不断往外涌流着一个个概念。有趣的是，大脑里涌出的概念有时并没有多少逻辑联系。事后想来，这就好比在修路之初，虽然一根根的路桩打下了，但第一根打下的却未必是1号桩，只有在把所有的路桩都打下

之后才会发现，原来第十根打下的是1号桩，第七根打下的是2号桩，第五根打下的是3号桩……。名副其实，作为思政学开卷之首的“场际空间”这个概念，就是最后一个从我脑海里冒出来的基本概念，但是，“场际空间论”，却是本书最早具备了雏形的一章。事情就是这么有趣。

读者一看便知，我为思政学界定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即思想政治问题如何萌生，如何扩散，以及如何排除或预防这样一个动态系统。因为本书探讨的是思政学基础理论，而不是这门科学的某个分支，它要揭示的是普遍适用于这门科学各个分支学科的那些基本概念和规律，所以本书侧重于对这一动态系统的形式上的研究，而没有过多地涉及具体内容，尤其是没有过多地涉及那些具体的思想政治问题，我想读者是能理解的。

伟大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任何一个科学概念都是由两个基本要素：“知觉材料”和“逻辑——数理结构”构成的。其实，不仅科学概念有这种结构性，科学理论也有类似的结构性，只不过有的表现明显，有的表现不太明显罢了。像爱因斯坦创立的广义相对论，就是“惯性质量=引力质量”的物理事实这种“知觉材料”，和黎曼几何与张量计算这种“逻辑——数理结构”相结合的产物。思政学基础理论，则是思想政治问题萌生、扩散、排除或预防这类“知觉材料”，和欧几里德几何学以及法学逻辑这类逻辑形式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把这种研究形式移植于思政学，虽然不失为一种创造，虽然保证了理论体系的逻辑严谨，却难免给人枯燥乏味之感。好在理论著作不是小说、诗歌，不仅不需要，而且应当尽量避

免那些奇词丽语，以维护理论的严肃性。

我不敢说书中提出的每个观点都正确，也不敢说书中界定的每个概念都无误。由于本人学识、阅历等诸方面的局限，我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充其量只能是一只“丑小鸭”。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她丑而鄙视她。为了使她成长为美丽的天鹅，我切盼着广大同仁和读者的宝贵意见。

时下，撰写一部理论著作固然不易，出版一部理论著作着实更难。本书从脱稿之日算起，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与读者见面，幸得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张清廉，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的王树义、张金源、陈应年、杨益得、刘敬杰、景立山、蒋金龙、王宝顺等同志的鼎力相助。在此，我一并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作 者

1994年9月于京城·顿悟庐

导 言

思政学及其研究对象

思政学的研究对象，亦即思政学研究的现象，是思想政治问题的萌生、扩散，以及排除或预防的全过程。这类现象有的可以划归伴生现象的范畴，有的可以划归滋生现象的范畴，但是都应该划归社会现象的范畴，都应该划归复杂现象的范畴。如果就这类现象无一不是人脑具有感知和思维的体现，也可以把它划归真实现象的范畴。此外，思政学的研究对象，还是一种同时兼有隐态和显态，有害和有利，必然和偶然双重性质的现象。因为，虽然思想政治问题摸不着，但却可以间接地看见，间接地听到，如果不是如此，那么就不能判断思想政治问题是否已经萌生，是否已经扩散，就会使思想政治问题的排除和预防失去目标。就思想政治问题的萌生和扩散来看，完全是一种对工人阶级有害的现象，就思想政治问题的排除或预防来看，又是一种对工人阶级有利的现象。如果从一维的时间来看，那么在时间数轴的各个点上，都存在着思想政治问题的萌生和扩散，也都存在着思想政治问题的排除或预防，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政学研究的对象具有必然性，属于必然现象的范畴；如果从三维的空间来看，

那么在空间坐标的某个点上(这个点可以是某个社会成员,可以是某个企事业单位,也可以是某个地区,等等),到底会萌生何种思想政治问题,会采取何种方法排除已萌生已扩散的思想政治问题,或采取何种方法预防思想政治问题的萌生和扩散,又具有偶然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思政学研究对象又属于偶然现象的范畴。总而言之,思想政治问题的萌生、扩散、排除或预防,是一组首尾相接,环环相扣的系列现象,或曰现象系列,思政学就是研究这种现象系列的一门科学。虽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整个现象系列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划归不同的现象范畴,但是它归属的最基本的一个范畴,则是社会现象这个范畴,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才说思政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分支科学。

迄今为止,关于这门科学的名称虽无定论,但是倾向的意见几乎都赞成定名为“思想政治工作学”,其根据是这门科学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其实,这样概括既不确切也不科学。因为从思政学的研究对象中可以看出,思想政治工作充其量只能包括思想政治问题的排除或预防,没有包括,也不可能包括思想政治问题的萌生和扩散,更没有包括思想政治问题被排除或被预防后将会产生的效果。而不包括思想政治问题的萌生和扩散,不研究思想政治问题被排除或被预防后将会产生何种效果,只单纯地研究思想政治问题的排除或预防过程,犹如只研究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残缺不全的过程或系统,无论对这种残缺不全的过程或系统研究得多么精细,也无法建立起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因为虽然任何领域里的任何一项实践工作,包括科学实验在内,

都是蕴藏着科学理论的矿石，但是却不能把这种矿石等同于科学理论本身，否则任何一门科学都没有建立的必要。科学理论就是科学理论，实践工作就是实践工作。如果把实践工作说成科学理论，无异于把实践工作抬高到科学理论的位置，或无异于把科学理论降格到实践工作的地位，这不仅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阻碍科学的发展，也会使实践工作失去科学理论的指导，成为盲目的实践。根据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把它称为“思政学”才是确切而科学的称谓。顾名思义，“思政学”，就是一门关于思想政治问题的科学，具体说就是一门关于思想政治问题这类可见信息的萌生、扩散、排除或预防的科学。此外，把这门科学定名为“思政学”，也照顾到了当前大多数人对这门科学的习惯称呼，宜于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在大量的有关论著中，属于主流的一派观点认为，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以及党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在这个表述中又有“思想”，又有“思想政治工作”，又有“党”，又有“人民”，最后还归结为“规律”，乍一看很周全，也很有气势，实则却经不起推敲。众所周知，任何一门科学，只能以某一种（或某一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能把隐藏在这种（或这类）现象背后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规律是必然现象在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遵循的那种不变的（或近乎不变的）程序或规则，所以，任何一个规律的发现无不依赖于对现象的研究，即依赖于在纷繁杂沓的各种现象中，判明哪种现象是必然现象（或曰反复出现的现象），再设法找出这种必然现象的在其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遵循的是哪

种不变的（或近乎不变的）程序或规划。总而言之，不研究现象，就不可能发现规律。在规律没有被揭示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规律为“何种模样”，因此谁也无法对规律本身进行研究。据说，夏威夷天文台的几位天文学家宣称，他们经过数年的太空观测，在距地球三亿光年的 NGC6240 星系的核心部位，发现了某种形式的物体。这种物体是一个密度非常大的宇宙体，质量大约是太阳的一千亿倍，和整个银河系相等，连光都不能从它那强大的引力中穿过。它又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宇宙体，直径只有银河系的三十分之一，范围在三千光年之内。它具有不可见性，只能通过测定它对周围气体的强大吸引力，才能觉察到它的存在（确切地说，来自 NGC6240 星系的信息，是一种可见的未认识信息。——作者注）。它的存在是科学家们未曾料到的，依据现有的理论无法对其作出解释的现象（见《中国青年报》1991年11月14日）。从这则科技消息中可以看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直到今天尚不知道 NGC6240 星系核心部位的神秘的信息子在其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遵循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序或规划，或者说尚不知道对它起着支配作用的那些规律是些什么样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能对那些规律进行研究？又如何对那些规律进行研究？在规律被揭示出来之后，又无需再对规律进行研究。试想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谁还愿意效仿伽利略，再次爬上比萨斜塔去对自由落体现象进行研究，以期重新发现自由落体规律—— $h = \frac{1}{2}gt^2$ 。如若非要对着规律讲研究，那么也只能是研究如何尽快地发现规律，如何使人

类的行为更加符合规律的客观要求，如何遵循规律自觉地推进人类文明的高速发展，但这又绝对不是对规律本身进行的研究。

正因为把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规律，所以引出了许多令人难以信服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认为这门科学存在着一条“基本规律”，很多研究者还对这条“基本规律”作了表述。这些研究者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在酣谈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时，却与自己的另一个观点发生了矛盾，从而犯了“鬻盾与矛者”的错误。因为所有研究这门学问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这门科学尚处于创立阶段，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意味着，这门科学中的大多数规律还没有被发现，即便就已经发现的规律而言，也多属于浅层次的规律，这是任何一门科学从创立到成熟的必经阶段。以经典力学为例，在其创立的初始阶段，只能发现和开普勒的名字相联系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只能发现和伽利略的名字相联系的摆的等时性规律，自由落体运动规律和抛物体运动规律，等等，所有这些规律都只能属于经典力学中的浅层次的规律，当时不可能发现和牛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虽然与行星运动三定律、自由落体运动规律和抛物体运动规律相比较而言，牛顿发现的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属于经典力学的深层次范畴的规律，正是这些规律的发现标志着经典力学的成熟。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如果没有对行星运动三定律、自由落体运动规律和抛物体运动规律的揭示，牛顿能够直接地发现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因此，很难确定到底是属于浅层次范畴的规律可以称为“基本规律”，还

是属于深层次范畴的规律可以称为“基本规律”。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哪一本经典力学著作断定某一条规律是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因为这种说法，就如同先后吃了三个烧饼才填饱肚子的人，硬说第三个烧饼是对他的肚子起决定作用的“基本烧饼”一样可笑）。且不说处于创立中的思政学有没有“基本规律”尚值得怀疑，就是退一步讲，如果这门科学中真有那么一条“基本规律”，那么这条“基本规律”也应该属于这门科学中的深层次的规律。对于这条属于深层次范畴的“基本规律”的发现，不可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很难希求在这门科学的创立伊始，就能揭示它。总之，热心于这门科学创立的广大学者和有志之士，不应该把精力放在对这门学问的“基本规律”的探求和表述上，而应该把精力放到对思想政治问题这类现象的研究上。

思想政治问题的萌生和扩散、排除或预防这类社会现象，作为思政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其一，这是一种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社会现象。其二，这是一种最早为无产阶级政党所意识、所研究，并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展开，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社会现象。虽然思想政治问题的萌生、扩散、排除或预防，是一种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早已有之的社会现象，但是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自觉地展开它、研究它，则是在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以后的事。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有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有如天空划过的流星，有如稍绽即枯的昙花，有如流行一季的红裙

子；有的则像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桃树，“三千年一开花，五千年一结果；或六千年一开花，六千年一结果；或九千年一开花，九千年一结果”，生长速度极慢。当它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很难引起世人的注意，更难招来世人的研究。与思想政治问题相关的社会现象，就属于后者。这类社会现象虽然在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诞生时就已经出现，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展得很慢，以至长期掩盖在其他社会现象的硕大阴影中，包容在其他社会现象的范畴内，使人们难以察觉到它的存在。其次，由于阶级的局限，使资产阶级失去了创立思政学的机会。按理说，是资产阶级学者最早意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他们也应该发现思想政治问题的排除或预防在阶级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建立起完备的思政学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伴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伴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激化，使资产阶级放弃了阶级斗争理论，虽然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展开着思想政治工作，却始终没有对这类社会现象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因此也就失去了创立思政学理论体系的机会。相反，无产阶级不仅赞同早期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而且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由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才发现了与思想政治问题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并自觉研究这类社会现象，为自身的解放事业服务。直到今天，仍然主要是一批隶属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者们，在研究着这类社会现象，以期建立起有关这类社会现象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曙光已跃出了地平线。

如同自然科学上的一些新发现，往往会牵动哲学家，包括堪称哲学家的那些科学家的神经，引起他们的思考，促使他们萌生新的哲学思想，提出新的哲学观点，由此推动哲学的发展一样，思政学基础理论的提出，也促使作者对哲学本体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由此提出了信息子哲学理论。虽然历史的逻辑是思政学基础理论诞生在先，信息子哲学理论诞生在后，但是这一哲学理论一经提出，便即刻成了作者重新审视思政学基础理论的指南。基于这种情况，也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对思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解，在此简要地概述一下信息子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应该说是不无必要的。

1948年，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先生，在其所著的《控制论》一书中讲过一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名言：“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维纳的这句名言，在促使人们思考问题的同时，却也把一些人的思想引入了歧途，促使他们到物质和能量之外去探求信息，企图找到纯粹的信息。其实，脱离物质和能量的纯粹信息是没有的。任何信息，不是关于物质的信息，就是关于能量的信息，或者是同时关于二者的信息。物质和能量，是信息赖以附着的两类不同的信息子，宇宙就是一个由林林总总的信息子组成的，并且本身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信息子。唯物主义一元论，应该是建立在“信息子”这块基石上的哲学理论。物质态信息子和能量态信息子具有明显的区别。例如，物质态信息子具有信息层次的多层性，能量态信息子却不具有信息层次性；物质态信息子具有进化性，能量态信息子具有非进化性；物质态信息子可以划分为可分割的物质态信息

子和不可分割的物质态信息子，能量态信息子就不能作这种划分。此外，有的物质态信息子还具有携带信息的流动性，而所有能量态信息子都不具有这种性质。尽管如此，二者毕竟都是信息子，因此二者又必然具有一定的共性。物质态信息子和能量态信息子具有的共性主要表现为，它们都具有时空性和相对性，都具有相互转化性和携带信息的转换性，都具有相互排斥、相互吸引和相互排斥——吸引性。信息子除了可以分为物质态信息子和能量态信息子这样两个基本类别外，还可以分为同质同量型信息子和同质异量型信息子。当然，若依据不同的标准，还可以对信息子作其他不同类别的划分。在信息子世界里，有一个特殊的类别，即所谓互逆信息子。中国古老的太极图上画的就是——对互逆信息子，而且是完全互逆的信息子。若从信息子哲学理论的角度看，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和工作客体也是一对互逆信息子，只不过是一对部分互逆的信息子。如同任何信息子都可以通过信息扩散形成自己的信息场一样，互逆信息子也会通过信息扩散形成自己的信息场，由互逆信息子形成的信息场，就称为互逆信息场。相对于社会成员来说，一切信息实质上都是关于信息子存在和变化的常识或秘密。现象，则是各种可见信息的总称，不可见信息永远不能称为现象。规律，就是必然现象在其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遵循的那种不变的（或近乎不变的）程序或规则。如果打个比方，必然现象犹如火车车头，本质犹如制造火车头的机车制造厂，规律犹如火车头赖以行驶的铁路。火车头能不能制造出来，也就是必然现象能不能发生，决定于机车制造厂——即决定于本质，火车头制

造出来后将如何驶向远方，则决定于铁路的走向——即决定于规律的客观要求。总之，本质决定着必然现象是否发生，规律则决定着必然现象如何发生。如前所述，思想政治问题的萌生、扩散、排除或预防就是一类必然现象，思政学正是对这类必然现象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